

# 在黎里，与柳宅的邻居聊天

陈茂生

一早上路，直奔百余公里外的黎里古镇而去。参观“南社”创始人柳亚子纪念馆，让此番“古镇一日游”有了很多历史和文化的期许。

驶下高速公路，经过古朴典雅的“黎里博物馆”，不远便是“黎里古镇”景区：“市河”静淌一如2500年前那样蜿蜒。这里与周围的同里、织里、古里并称“江南四里”。说到黎里就不能不说柳亚子、也就不能不说南社。

如今研究南社、柳亚子先生的文章何止汗牛充栋，怎奈学识浅薄难以通略。仅仅知晓，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社团，并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渊源因缘。“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就是南社重要成员，中共“一大”会场就在他们兄弟俩的住所召开。柳亚子先生不仅主持南社社务多年，而且也是

诗文功力尤其了得的历史人物。

只可惜位于景区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仅开放一小部分，有柳亚子先生雕像置于白玉兰、梅花环绕的厅堂供游客参观。主体建筑被彩条布围拢，正抓紧修缮中。庭院内高窗矮墙有致，白墙黛瓦和深色高窗相映，踩在似有“穿越”之感“吱吱”作响的楼板；以及“吴江南社纪念室”展品亦耐人寻味；还有因柳亚子曾藏身其中“复壁”躲过牢狱之灾而得名的“密室”，整修以后才会得以展现。

与小河岸边洗衣的红衣大妈、街旁切肉丝的酒店老板、河边回廊嗑瓜子的老阿奶奶聊天，获知柳亚子在此居住了5年，这个纵深五进的大宅院原先做过银行办公室，无论当年还是现代都属“豪宅”。听到悠然一句“阿拉算是柳亚子的邻居”，足以品味吴中水乡文化的韵味与幽默。

## 苏州河的红色故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普及中小幼

——与您一起追忆新中国建立之初

全区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

普老四史宣讲团 葛希美

1946年，普陀学龄儿童数占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左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区境内仅苏州河南和真如地区有少量中小学校，公立中学1所，私立中学2所，公立小学1所，私立小学32所，学校规模普遍较小，校舍设备简陋，当时还没有一所独立的幼儿园。

1950年区境扩大，划入光复国民学校等7所公立小学，4所儿童晚班及培德等7所私立小学，同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49.62%，有大批劳动人民子女没有入学机会。政府限于当时的财力、物力，无法在短时间内创办更多的小学和幼稚园，便允许在潘家湾、潭子湾、朱家湾、药水弄等棚户区开设私塾200所，入学儿童达4000余人，居全市各区之首。

1950年之后，为了满足更多学龄儿童的入学要求，大部分中小学采取两部制和儿童晚班等措施，增加入学名额。1951年，新建了长寿路第一小学，并改建了光复西路第一小学等6所小学。开办两部制，增设儿童晚班。解放后，幼稚班改为幼儿班、幼儿园。1951年，长寿路第一小学首设附属幼儿园。1952年全区幼教事业发展迅速，共创办公立、私立小学附设幼儿园24所，工厂企业职工子弟小学附设幼儿园14所。

1952年5月，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落成。同年8月，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小学即曹杨新村第一小学和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幼儿园即曹杨新村第一幼儿园（1957年改名为实验幼儿园）开办。当时小学和幼儿园相邻，并共用一个校门。曹杨新村第一幼儿园是上海第一家公建配套的幼儿园，也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所工人新村幼儿园，其建立，标志着上海学前教育承担“照料工农大众后代，为劳动人民服务”使命的启航。建国初期，曾经受到苏联幼教专家的指导，试行三算教学，开设体育课，并且为确有困难的家庭办理幼儿寄宿业务。

1953年，曹杨中学建立，这是1949年以后全国第一批新建的3所完全中学之一，也是全市招收侨生的3所中学之一。1954年，成立曹杨二中。

1956年，全区私立小学及其附属幼儿园全部改为公办，同时接办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所办的5所职工子弟小学，停办儿童晚班，撤销尚存的私塾学校，并开始创建民办幼儿园。

1958年，厂办、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1960年达到高峰。全区有各类幼儿园120所，入园幼儿1.84万人，其中工厂企业和街道民办幼儿园100所，入园幼儿1.4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以上。

至1958年，全区有各类小学137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以上，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1963年，全区普及了初中教育。



夜后抵达上海。

在挎相机、背包的游客眼中，散布于古镇的12座小桥、小河上青石板路，沿河而居的错落民居、舟楫代步的水上游览，色泽陈暗的锡器、纹饰精美的古戏台、中西风格合璧的教堂、河边的石头牌坊及张家弄、吴家弄、诸葛弄、九如里的铭牌……悄然映衬了这里的宁静。

南社创办于1909年，那时清廷虽存但维新变法、共和图强的思想蓬勃横呈。南社以“操南音而不忘本也”为理念，倡导民族气节、壮怀人生抱负、洞见时局动荡。前后社员1180人再算上各分社的更有数千人之巨，囊括当时半数以上中国知识阶层精英。举办的十多次“雅集”以诗赋灵动、文章雄论、笔墨遒劲而著称，以新思潮、新观念“爆棚”而影响甚大，虽然个个无缚鸡之力却人人胸有风雷，若至现代

足以“智库”相称；遂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而能获学富五车又桀骜不驯的文人墨客群体认可，首任社长柳亚子当然也好生了得。

随着历史演变，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翘楚有的成了对手，有的与古为缘无视风云激荡，也有的消极避世遁入空门。南社也随之沉寂百余年，但若爷爷的爷爷曾参加南社，大多会当作显摆的话题。个性傲然的柳亚子在当今人们记忆中，多是伟人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了；一时情绪淤积时，咏诵几遍可宽慰心境。

油墩、套肠、烧麦、小馄饨、辣鸡脚……尝过这些特色饮食开始回程。瞥得路边几个大字“梦里、心里、黎里”，此地是人文荟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跻身于全国千个经济强镇排行榜前列；张弛之间却是温婉、执著的江南水乡人家生活。

## 晚荷

摄影 蔡国杰



## 祥和茶馆的灯花

周云海

祥和茶馆，是一个微信群，是一个中老年文学微信群。群里的文友平均年龄逾花甲。祥和茶馆群的群名源于一个专为中老年茶客服务、茶资优惠的“祥和茶室”，一拨昔日的“老文青”相约在祥和茶馆聊文学，谈写作，话人生，金色的夕阳照亮了我们群友前方的漫漫人生路。

网络生发了微信，同好组建了微信群。我们微信群里弥漫着文学的馨香，我们茶馆里氤氲着生活的祥和。

我们群里有擅写文史钩沉和名人逸事的群主金洪远，有关注百姓民声的伟忠兄、志良兄，每

每在报刊上看到他俩写的三言两语短稿，文友们称之为天天有“忠良”。葡萄美酒夜光杯，《新民晚报》上的夜光杯副刊更是老文青们的钟爱，亦是祥和群友最希望登台的发稿园地。夜光杯上美文多，群友尤爱“灯花”稿。费平兄的“灯花”文，见报率高，是夜光杯灯花稿的上稿大户，大家请他传授如何写好灯花稿的秘籍，热情的费平兄并不推脱，一口允诺。

“灯花”为媒，大家选了个好日子，群友们走出网络，相约在实体茶馆里品香茗，畅聚在文学世界里话诗文。

一朵红红暖暖的祥和灯花，吸引了星散在都市四面八方的文友，有从市西南斜穿整个市中心赶赴杨浦的，有从浦东跨越黄浦江来到浦西的，为这心中的一朵美丽灯花，还有的文友从僻远的松江等处一路奔波而来。一位家住嘉定的文友，担心自己路途远会迟到，竟然早上6点出门，提早两个小时到达了茶馆会场。

灯花是美丽的，它给时光以灿烂，它给生命以热烈。纵然“灯花零落酒花浓”，我们还有“妙语一时飞起。”

我们是一拨不忘文学初心的老文青，我们的生命被熠熠生辉的灯花鼓舞着。

在祥和微信群里，我们欢快地聊文学，谈写作，话人生，不知自己老已将至或是已至，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一朵朵红红暖暖的生命灯花！